

泉 · 州 · 学 · 研 · 究 · 小 · 丛 · 书

# 泉州方言文化

泉州师专泉州学研究所 主编

● 林华东 著

Quanzhou  
Fangyan  
Wenhua



泉·州·学·研·究·小·丛·书

● 林华东 \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泉州方言文化

Quanzhou Fangyan Wenhua

## 泉州方言文化

QUANZHOU FANGYAN WENHUA

(泉州学研究小丛书)

林华东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六印路 30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6 3.778 印张 4 插页 77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211—03119—0

H·107 定价: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总 序

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在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以她博大的胸怀，宽容的精神，开拓的勇气，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泉州地域文化。“海滨邹鲁”、“泉南佛国”、“宗教宝库”、“南音古乐”、“著名侨乡”、“语言活化石”、“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美称，无不饱含了人们对泉州历史文化遗存的盛赞。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作为闽南金三角沿海经济开放区和旅游胜地，以自己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模式作出了非凡的业绩，从而进一步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研究“泉州学”，全面揭示泉州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为改革开放中的大泉州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团结海外“三胞”，促进泉州经济再创辉煌，不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泉州师专地处市区清源山下，是泉州市属唯一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她肩负着泉州市中等教育师资培养的重担，但她未敢忘记作为泉州人的另一份义务：让世界了解泉州，让泉州走向世界。为此，“泉州师专泉州学研究所”应运而生了。该所

志在联合广大研究“泉州学”的同仁，为推动泉州的全面发展克尽绵薄之力。

这套《泉州学研究小丛书》，是研究所的老师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她虽不太丰硕，但精神可佳；她也不太成熟，但有了这可喜的第一步，相信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但愿“泉州学”研究的道路越来越宽阔。

陈世兴

1997年5月

## 序

泉州方言是泉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清代嘉庆五年(1800年),泉州人黄谦曾根据泉州方音编撰出版了《彙音妙悟》这一地方韵书。据黄谦自序说,在他这本书编撰前就有富知园先生编撰的《闽音必辨》一书,此书是因字求音的字典。序中曰:

富知园先生少熟等韵之书,壮游燕辽之地,诸任既该,群音悉解,爰辑《闽音必辨》一书,於唇喉齿舌分别厘然,乡里后生熟复之,可无为方言之所域矣。

乃有客曰:“是编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识字,使农工商贾按卷而稽,无事载酒问字之劳乎,予喜其见解之闳,辑成一编,以五十字母为经,以十五音为纬;以四声为梳栉,俗字土音皆载其中,以便村塾事物什器之便。悉用泉音,不能达之外郡。……”

富书已不传,其书之内容如何,现不得而知。《彙音妙悟》之后,还出现一本只收读书音的泉州韵图《拍掌知音》,其作者,出版年代亦均不知。《彙音妙

悟》出版后影响很大，因此以反映闽南漳州方言的地方韵书，如东苑谢秀岚编撰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无名氏《增补彙音》和无名氏《渡江书十五音》亦相继问世。可见，对闽南泉州方言的研究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就已开始。

泉州现代方言分布区域之广，除了福建闽南地区以外，还包括台湾大部分地区、广东的潮州、汕头、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广西、江西、浙江、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的泉州方言岛。国外有许多泉州祖籍的华侨，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九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泉州方言也随之流布世界各地。尤其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使用泉州方言的华裔侨民就更多。随着海内外泉州籍人往来的日益增多，外来词也不断增加，从而大大丰富了现代泉州方言。因此对泉州方言的研究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自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末，海内外学者不断有泉州方言的研究成果问世，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作者林华东先生就是研究泉州方言的主要学者之一。他现为福建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泉州市语言学会会长，是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林先生从事泉州方言研究十余载，其思维敏锐，论著颇丰，并不乏独创之见解。其新著《泉州方言文化》一书又要付梓了，这是很值得祝贺的。今遵林先生之嘱，赠一小序，谈谈读《泉州方言文化》之点滴感想。

林先生的著作凡四章。在第一章“泉州方言概说”中，作者既从闽南方言早期的代表和泉州地方文化的载体来阐述泉州方言在闽语中的地位，又从古音特征、语词传承、古汉语语法的遗存，来探究泉州方言的悠久历史，还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准确地分析了泉州地区各个县市方言的内部差异。在第二章“泉州方言的历史形成与传播”中，作者挖掘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追溯了泉州方言形成的历史渊源，分析了泉州方言与闽语其他次方言异同成因，并还介绍了泉州方言的广泛传播与分布。在第三章“泉州方言的文化色彩”中，作者深入地分析了泉州方言丰富的文白异读，阐述了外来词与外来文化、外借词与文化传播的密切关系，列举了泉州方言中的熟语及其所反映的地方文化。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着重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研究和分析了泉州方言与普通话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一些主要特点。全书内容翔实，材料丰富；语言精练，标音准确；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书中既有平面的描写分析，又有纵横的历史比较，充分显示了林先生在方言学方面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总之，《泉州方言文化》是林先生十几年来泉州方言研究的结晶。该书的出版，对闽方言研究无疑是一种贡献。因此我很乐意为林先生的著作做序。

马重奇

1997年8月30日

于福建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 目 录

<b>第一章 泉州方言概说</b> ·····	( 1 )
<b>第一节 泉州方言的地位</b> ·····	( 1 )
一、闽南方言早期的代表·····	( 1 )
二、泉州地方文化的载体·····	( 2 )
<b>第二节 “活化石”的由来</b> ·····	( 4 )
一、丰富多彩的古音特征·····	( 5 )
二、古色古香的语词传承·····	( 8 )
三、宝贵的古汉语语法遗存·····	( 10 )
<b>第三节 泉州音的内部差异</b> ·····	( 15 )
一、声调的差异·····	( 17 )
二、声母和韵母的差异·····	( 18 )
三、各县(市、区)声韵调的对照·····	( 19 )
<b>第二章 泉州方言的历史形成与传播</b> ·····	( 28 )
<b>第一节 闽南人口的流动与泉州方言的形成</b> ·····	( 28 )
一、闽越的辖地及闽越人的变迁·····	( 28 )
二、区域性移民——泉州地区居民易主 ·····	( 30 )
三、汉语通行泉州——闽越语沉入底层 ·····	( 33 )
四、泉州方言形成于晋唐之前·····	( 35 )

五、汉人入闽六大浪潮·····	( 40 )
第二节 泉州方言与闽语其他次方言异同成因 ·····	( 44 )
一、两条界限·····	( 44 )
二、移民来源不同·····	( 45 )
三、当地土著有别·····	( 47 )
四、双语干扰·····	( 48 )
五、泉州方言与潮州方言·····	( 49 )
第三节 泉州方言的传播与分布·····	( 51 )
一、人语相随——传播的四大方向·····	( 51 )
二、离乡不离腔——泉州方言的分布 ·····	( 54 )
<b>第三章 泉州方言的文化色彩·····</b>	<b>( 57 )</b>
第一节 丰富的文白异读·····	( 57 )
一、何谓文白异读·····	( 57 )
二、文白异读的原因·····	( 58 )
三、文白异读的意义·····	( 61 )
四、文白异读对应类型举例·····	( 65 )
第二节 外来词、外借词与文化交流·····	( 67 )
一、外来词与外来文化·····	( 67 )
二、外借词与文化传播·····	( 70 )
第三节 熟语与地方文化·····	( 72 )
一、诙谐风趣的“五色话”·····	( 73 )
二、形象通俗的俗谚·····	( 78 )
<b>第四章 泉州方言的主要特点·····</b>	<b>( 89 )</b>
第一节 语音的主要特点·····	( 89 )

一、声母的特点·····	( 90 )
二、韵母的特点·····	( 93 )
三、声调的特点·····	( 99 )
第二节 词汇的主要特点·····	(101)
一、词形与词义·····	(101)
二、单音词与多音词·····	(106)
三、纯方言词·····	(107)
四、方言量词·····	(109)
第三节 语法的主要特点·····	(113)
一、丰富的“有”、“无”句·····	(114)
二、奇特的“来去”句·····	(115)
三、有趣的处置句和被动句·····	(116)
四、特殊的比较句·····	(119)
五、生动的重叠式·····	(120)
后记·····	(125)

# 第一章 泉州方言概说

## 第一节 泉州方言的地位

### 一、闽南方言早期的代表

泉州方言（即泉州话）分布在今天的鲤城、丰泽、洛江、晋江、南安、石狮、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和金门等 11 个县（市、区），其使用人口达 640 多万人。泉州方言是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

闽南方言是一种超地区、超省界的汉语方言。它主要通行于闽南地区、粤东的潮汕地区和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海南省和广东的雷州半岛一些地区以及浙江、江西、广西、江苏和福建的中部及东北部地区，也有讲闽南方言的。千余年来，闽南、潮汕一带有不少人出洋谋生而相继向外移居。人语相随，今天的东南亚诸国，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和华裔仍然以闽南方言作为他们的交际工具。

闽南方言分布这么广，究其“正宗”，应是福建的泉州、漳州和厦门地区，而泉州方言则是早期闽南方言的代表。这是由泉州在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泉州是闽南开

发最早、同时也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地区。早在唐代，它的经济已经十分繁荣，泉州位居当时其他五个州府（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和漳州）之首。宋元以来，泉州刺桐港海外交通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因此而成为闽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泉州的主导地位使泉州方言具有权威性，不断地影响着漳州和闽南各地的方言土语。以泉州音为标准音的梨园戏这一闽南最古老的剧种和南音这一著名的古老曲艺，从诞生起到 20 世纪的今天，都没有因为闽南标准音的转换而受到影响。泉州人黄谦编写于清嘉庆年间的韵书《彙音妙悟》一直被当作闽南各地韵书的蓝本。由此可见，泉州音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

厦门话正好是泉漳之间的一个土语，正所谓“半漳半泉厦门腔”。鸦片战争之后，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厦门被开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而逐渐成为闽南对外贸易和进出海外的中心。厦门话也因此逐渐扩大影响；厦门音终于取代泉州音，成为闽南话的代表。

## 二、泉州地方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人类之所以有文化，而其他动物没有文化，其原因除脑力发展的差异外，便是语言能力的具备。可以说，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文化正是借助于语言的传播而获得积淀。泉州方言，作为泉州地区人民重要的交际工具，为泉州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独具特色的泉州地方文化的创立、丰富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泉州文化的向外传播起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可以这么说，泉州方言一直伴随着泉州人民的实践活动，凝聚着泉州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研究泉州方言，可以从中窥见泉州地方文化别具一格的特色，领略泉州这块热土的历史文化风采。单从“鼎”、“墟”、“甘仔得”这三个泉州方言词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泉州人文历史等诸多现象。

“鼎”在秦汉之前是全国通用的烧饭做菜的炊具。其后中原汉人南下把这个词带到南方，至今还保留在泉州方言中。而北方人在秦汉之后已改称“鼎”为“镬”。“镬”这个词南渡进入吴语区之后，北方话又用“锅”来取代“镬”这一名词。然而泉州方言在形成之后，其基本词“鼎”就不再发生更替。从同一炊具由北到南的不同叫法，隐约可见泉州方言形成的时代。

“墟”在泉州方言中是“集市”的意思。据周振鹤、游汝杰分析，“墟”作“集市”义是古越语底层词在方言中的遗存。<sup>①</sup>今天的壮侗语言仍把集市称为“墟”；古代属于古越语地区的闽、粤，今天的方言保留“呼市为墟”的习惯。而古汉语中的“墟”本

---

<sup>①</sup> 同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作“墟”，是“大丘”、“故城、废址”的意思，当“墟市”解始于唐宋，是从南方方言的古越语底层词进入北方古汉语书面语的。从“墟”这个词的使用，可知中原汉人南下定居闽、粤时南北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汉人在定居泉州的过程中，先进的汉语逐渐取代了古闽越语，而古闽越语中类似“墟”这样的语词就在泉州方言中沉淀下来成为底层成分。

泉州方言称“西红柿”为“甘仔得”<sup>①</sup>。这种叫法源于菲律宾的他加禄语 kamati。由此可以得知泉州的西红柿是从菲律宾等东南亚一带引进的。外来语借词反映了泉州地区与域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 第二节 “活化石”的由来

人们一般把汉语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汉代以前称为上古时期，宋代以前称为中古时期，元代以来称为近代和现代。闽南方言因其保留较多上古汉语的特点，被许多语言学家称为“活化石”。而泉州方言又是闽南方言中保留较多上古汉语特点的方言。它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有许多跟上古汉语相同或相似之处。泉州方言保留的一些上古汉语特征，在闽方言之外的其他汉语方言中已基本不存在。因此研究泉州方言这一语言的活化石，必然有助于我们探索汉语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从而为汉

---

<sup>①</sup> 本书方言用字按约定俗成习惯，大多采用本地俗字。

语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史证。

## 一、丰富多彩的古音特征

泉州方音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没有经历中古时期这方面的语音演变，<sup>①</sup>在韵母和声调方面，较完整地继承了中古音系的特征。

从声母看，上古汉语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多舌音”这些重要的语音现象还都保留在泉州方言中。例如，上古没有轻唇音（轻唇读重唇），泉州方言至今仍把非组读同帮组，如：“飞”[pə<sup>44</sup>]、“蜂”[p'aŋ<sup>44</sup>]、“肥”[pui<sup>24</sup>]、“微”[bi<sup>24</sup>]；<sup>②</sup>上古没有舌上音（舌上归舌头），泉州方言把知组读同端组，如：“猪”[tu<sup>44</sup>]、“抽”[t'iu<sup>44</sup>]、“除”[tu<sup>24</sup>]、“程”[t'iŋ<sup>24</sup>]；上古多舌音，至今在泉州方言中，仍有许多章组字音读同端组的，如：“唇”[tun<sup>24</sup>]、“振”[tin<sup>55</sup>]（莫振动——“别动”的意思）、“召”[tiau<sup>41</sup>]、“注”[tu<sup>41</sup>]（跋大注九——“赌大钱”的意思）。

另外，就声母系统而言，泉州方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上古汉语的原形。泉州方言有15个声母，这是18世纪末泉州人黄谦在他的《彙音妙悟》中就明确分析过了的（现在，泉州方言区大多已把其中的

<sup>①</sup> 参阅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235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sup>②</sup> 本书方言注音一律采用国际音标并加[ ]标明；声调直接标注调值。文中凡指明泉州方言的，均以鲤城音为准；书中凡为普通话注音的，仍用汉语拼音方案。



入 [dz] 母字混同于柳 [l] 母，但在内安溪一带还保留入声的读法)。上古汉语有 19 个声母，这一点已是人们的普遍看法。现代著名音韵学家黄侃曾从审音角度出发，认定周秦古本音是 19 个声母；郭锡良通过对已识的殷商时代甲骨文的分析，得出殷商时代的声母是 19 个的结论（不过他认为周秦已有变化）。<sup>①</sup> 尽管他们所确认的时代不同，而且在匣母与群母上的看法也有不同，但 19 个声母的主体格局却是一致的。即“帮 [p] 滂 [p'] 并 [b] 明 [m]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来 [l] 精 [ts] 清 [ts'] 从 [dz] 心 [s] 见 [k] 溪 [k'] 群 [g] 疑 [ŋ] 晓 [x] 影 [∅]”。赵诚也曾根据少数同音假借和谐声字对商代音系做过探索，他认为商代声母是不分清浊的。<sup>②</sup> 以泉州方言 15 个声母对照先秦 19 个声母，可以看出，泉州方言基本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格局，除了浊音声母“定 [d]”清化外，“明 [m] 泥 [n] 疑 [ŋ]”三个浊鼻音已为 [b] [l] [g] 所取代，只是当韵母为鼻化韵时，泉州人才会发出 [m] [n] [ŋ] 鼻音。<sup>③</sup> 且不论赵诚的商代音系不清清浊的推论是否有理，而泉州方言保留上古声母系统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sup>①</sup> 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6）。

<sup>②</sup> 赵诚《商代音系探索》，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sup>③</sup> 参阅林华东《造成泉州人学习普通话语音难点的原因》，载《泉州师专学报》，1985（1）。